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第18-19期，2016年，页63-73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8-19, 2016: 63-73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与重庆永济医院

The Muslim Yongji Hospital at Chongqing during the Early 1940s

宛磊
(WAN Lei)

摘要

抗战时期的重庆永济医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综合性回族医院。该院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举办。依据历史文献，对其背景和来历，建设和运作，以及对后来的影响，可逐一进行述评。

关键词：吉隆坡华侨陈永、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永济医院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ing of the first Hui Muslim hospital in modern China, the Yongji Hospital at Chongqing during the early 1940s. The sources mainly rely on the bulletins of Chinese Muslim National Salvation Federation, which were published during WWII. Sub-topics includ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functional mould of the hospital. It has significance upon Hui hospitals succeeding it.

宛磊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及回族伊斯兰研究，曾任职中国信阳农林学院教授、现任沙特王国利雅得费萨尔国王学术暨伊斯兰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mail: xwanlei@hotmail.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6

Keywords: Hui Muslim publicity to Nanyang, Chinese Muslim National Salvation Federation, the Yongji Hospital

一、永济医院建立的背景和来历

中国最早的回族医院，非指小型的私人诊所或医疗机构，而是指较具规模的现代化综合医院，而且其投资兴建、管理运行、服务对象均为回族人氏者，当属1940年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重庆举办的“永济医院”。当时正值抗战艰难时期，陪都重庆屡遭日人轰炸，军民伤残无数，可谓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下称“回协”），曾两次组织海外访问团，分别是“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下称“南访团”）。“永济医院”的建立，就得益于南访团在南洋宣传抗战的时候，所募捐的资金而建立。

永济医院主要的捐赠者，是南洋华侨陈永先生。陈永是一位爱国华侨，而且很有实力，当时对赈济祖国很是热忱。另一说，这位陈永先生（1873-1947），即大名鼎鼎的从苦力到百万富翁的陈振永。据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1941年2月在新嘉坡出版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马来亚访问记》记载，该团于1940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在吉隆坡逗留，这期间，与陈永见面四次。第一次是2月26日，南访团从森美兰邦抵达雪兰莪邦（吉隆坡是该邦首都），当天晚上七时半，应施领事晚讌于李旺记花园，到场的有“广东四专员李主席孝式（雪兰莪商会会长兼华侨筹赈会主席——笔者）、黄主席益堂、侨领陈永先生等，约四十人，讌后施领事致辞，热烈钦佩本团工作并欢迎本团之莅临，继宣布陈永先生捐购救伤飞机一架，爱国热情，殊可钦佩，全场盛大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天，另一侨领“朱植生君午讌”，招待南方团一行，驻吉隆坡施领事，陈永先生等再次参加。第三次在3月2日，南访团于下午七时去陈永先生邸宅，出席晚餐会，施领事及各侨领均到达。饭后，陈永先生代表汤壬生致辞，赞美南访团的工作，“继由陈卓雄君（侨领之一——笔者注）致辞，

最后由孝式代主人宣布，陈永先生捐助国币十万元于南访团，汇往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白理事长收，救济战区难民。”这里，“白理事长”即白崇禧将军，抗战时期“回协”的理事长，统领全国回族抗战及其他事务。第四次南访团与陈勇先生见面，在3月4日，彼时，“陈永先生允捐之十万元，已电汇重庆，救协白理事长矣”[1]。

回协方面的安排，该款项经香港，送至桂林绥靖总署，先行代管，随后才到重庆。对于该款项如何处置，回协在1940年第二十七次常务理事决定，在重庆附近相当地点举办一所医院，并在市内设置门诊部[2]。据回协会刊1940年5月1日的报道谓[3]：

> 本会南洋访问团，前在吉隆坡工作，曾蒙华侨陈永先生，慨捐本会医药救济国币十万元，并对本会白理事长公忠谋国，表示敬意，刻该款已汇至香港中国银行转拨本会查收，本会除对陈君义举致谢褒扬外，即本陈君之意，筹建本会永济医院（取“陈永救济”之意）。已聘定[回]教中名医沈成章君担任筹备主任，沈主任已于日前就职，刻正规划一切，探地在城内举办门诊部，并在近郊筹备病院云。

回协举办的医院项目，一是符合陈永的意愿，彼此一定交换了意见；二是在此时期，日人屡次轰炸陪都重庆，“同胞颠沛无依，辗转成病，呻吟街道”，若“定日内开始施诊，诚为一般贫苦同胞之福音”[4]。

沈成章，回族经名叶尔古博，江苏南京人。1925年中国回教学会成立，回族人士哈德成，马刚候，沙善愚，伍特公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沈成章也是会员，积极追随前辈。沈1934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随后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内科三年，回国后在青岛市立医院，中国红十字总会第十三医疗队工作，后任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永济医院院长。1954年往北京回民医院工作，历任院长和名誉院长[5]。除此之外，沈还做过白崇禧将军的私人医生[6]。

陈永先生的捐款，全部用于永济医院，但仍有盈余；从盈余中拨出四千元，用于南访团文物在该团回国后于陪都重庆举办展览之用[7]。这也是

对国内军民宣传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支持的一个很好举措。

永济医院建立后，持续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同胞的资助。如1941年4月，南洋“登嘉楼（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笔者注）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交行政院转回协叻币（英属新加坡和马来亚货币——笔者注）一百五十元二角五分，以捐赠药品，救护伤亡之用；同年7月，国内回胞余叔瞻先生捐赠该院二百元，回协也给予了表扬[8]。永济医院的生存，可以说都赖于这些捐赠。到了1943年9月，由于社会广为捐助，医院所存药物已经过多，价值十八万元，回协同意出售[9]。这可能考虑到药物的保质期，而作出的相应决定。

二、永济医院的建设和运作

回协对永济医院的准备工作，全面指导和管理。1940年9月，正式聘任沈成章为该院院长；其他聘任职员到职日期登记表也已准备；同时，对抗日家属、赤贫难胞免费诊病证明单也已准备。[10]另外，回协专门派人前往浙江金华购药，但路途辗转，最终可能超过重庆本市的价格，于是放弃了该方案，改为就近购买[11]。有了充足的准备，永济就正式开业了。

永济医院于1940年12月20日正式开业，门诊部分内科、外科、皮肤泌尿科、眼耳鼻喉科、产妇科、小儿科。回协会刊特别报道，对抗战家属及赤贫者，免费就诊[12]。这对参加抗战的家庭有很大鼓励和支持，对及流离失所的贫民，也是一个慈善之举。1942年元月，永济医院又提供了新的优待办法，回协予以批准；但这个新办法的具体内容，相关文献没有显示[13]。但是，有理由相信永济对贫病者给予的帮助，例如，1942年秋，永济医院所存红色奎宁丸五千粒，分赠在重庆的回协理监事，以及永济职员，代为施舍给贫病者。[14] 所以，回协领导下的永济医院，非为盈利为目的，而是面向社会，服务百姓。

就笔者所获文献，永济并未显示回汉畛域，以及对回族生活习惯照顾和其它专门设置，但该院院长沈成章在1954年后就任北京回民医院院长，该院曾有设有专门对回族施行割礼的科室；推测彼时重庆的永济医院，在

对回胞的医疗诊治方面，也必定有相关回族的设置如割礼的科室，清真食堂，以及对回胞的特殊优待措施。

永济医院开业后，回协保持对永济医院的持续监督管理。

首先是机构的完善。1941年4月，叶元康先生被聘为该院事务主任[15]。该院董事会章程草案，1941年4月3日回协常务理事会第四十次会议，请孙绳武、王曾善、马策诸常务理事审查；一周以后即4月10日，第四十一次会议准予通过[16]。1941年5月15日，回协常务理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了该院董事成员，有马天英、孙绳武、王曾善、马宗融、沈成章等十五人。吉隆坡的陈永为名誉董事长，彼时政治、军事领袖如马步芳、马鸿逵、顾正刚、张治中、陈诚等七人为名誉董事[17]。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存有马天英先生人董事的聘书原件，可供读者参考。[18] 由此证明，回协对马天英氏的南洋宣传和募捐工作，以及陈永先生的义举，是充分肯定的。

其次，回协保持对永济医院日常工作的管理。对于永济药品、器材、家具的管理，回协委托专人负责[19]。如1942年3月，永济医院呈1940年7月份至10月份个项目及工作报告给回协[20]。可以看出，永济医院的对该院各个环节工作，都有管理。

第三，基础建设资金的继续投入。1942 年元月，永济增设太平间、桌凳等工料，需六千三百三十三元；厨房屋顶为避免火患，须更换成瓦顶，需千余元。以上回协都予批准备案[21]。1942年3月，医院请拨佣用金一万元；又，修太平间、建厕所、制匾额、路牌，需一千八百元，这些协会都予照准[22]。这些投入，有些是永久性建设，有些则须不断更换，所以资金投入是持续性的。

第四，药物的购置的补充。药物方面，据1941年3月6日回协《常务理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记录》，有沈成章专门报告永济医院院务状况；该院章程草案，由常务理事王曾善、张剑白、马策负责处理；院清结药材欠款贰万元请求拨发，回协照准[23]。1942年元月，永济向卫生署战时医务品经理委员会订购大量药品，需二万六千余元[24]。同年3月，又向该经理委员会购大量药品，并连同运费、装箱费共两千八百元，协会都予照准拨发[25]。药物消费性很大，这项开支也是持续的。

第五，其他方面的支持。由于战争的原因，作为非政府财政支持的医院，很多在操作技术方面的问题，也需回协解决。光是1941年10月，就有三项事情亟待解决：一是，永济医院向回协常务委员会提交议案，请为医院“保兵险”，回协令沈成章院长与中央信托局商议解决。二是，院董事会议第一次会议请回协筹“募基金”，回协令院董事会提交详尽办法再提交回协讨论。三是，由于日寇飞机轰炸，永济遭到破坏，因须工程修缮，需资金近七千元；回协答复，院方先向房主接洽工程事宜，不足之处给予报销[26]。保险和基金会，也是维持医院正常运转之大计，而日寇轰炸造成的损害，则是额外的投入，其不可预见性极大。除此，1942年3月，永济向回协要求职员津贴补助，回协答复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可以执行；回协为扩大永济的业务，还专函国民外交协会，请将该院列为该协会“嘱讬医院”，类似即今所谓“定点医院”[27]。这些林林总总的事项，除了需要资金的供给，还需其他方面的支持。

从上述五个方面看，由于回协的坚强领导，海内外同胞的支持，永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维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属难能可贵。

三、对回协永济医院之评价

1943年秋之后，未见有永济医院的资料文献，故不能妄测随后的情况。但就从1940年秋到1943年秋这四年的情况，可粗略了解回协这家医院的大概。在此基础上，可对该院给予初步的评价。

第一，永济医院是华侨投资、回族人举办、回族人管理、服务对象以回族为主题但不分回汉畛域的一家医院。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回族医院。马天英先生的女儿马琳女士，在对其父亲撰写的回忆录里面，最早表达了这个观点[28]。这种看法，是客观的，正确的。

第二，永济医院的创立，与中国回教协会及以马天英为团长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南洋所作的抗战募捐工作，尤其在吉隆坡的募捐工作，密不可分；没有南访团的在南洋的访问和募捐的成功，就没有永济医

院的建立。（马天英氏系回族，在随后四十年代末再出任驻怡宝领事，并从六十年定居马来西亚，作伊斯兰宣教工作。）

第三，华侨侨领陈永年先生，以及南洋华侨的个人和团体以及国内同胞的捐资，不分回汉；永济医院虽然是回教团体举办的医院，在对社会服务方面，也无回汉畛域。这一点，是中华民族在对抗外寇入侵的情况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壮举，其精神可歌可泣，其民族团结的样式，值得今人效法和继承。

第四，永济医院面向大众，对抗属及贫病者格外照顾，体现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实践了伊斯兰的爱国即爱教理念，以及贯彻回教以慈悲为怀的博大思想，这对民众是一种充分的关怀，也是回协在诸多贡献方面，又一个闪亮点。

第五，永济这家回族医院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人才的造就，其发展模式，对后来有一定影响。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7月，回协北平分会又在北平广安门内大街建立了“普慈医院”，分中西医两部。该院专为回民所建，但条件较为简陋。西医部，回民贫寒者须向“回协北平分会”申请，方可免费治疗；但手续繁杂，申请者不多。中医部称“中医诊所”，有知名回族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及其弟子坐诊，很有名气[29]。这家医院即北京回民医院前身。回协永济医院的建立发展，势必对回协北平 分会有所启迪。

永济医院院长沈成章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回民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毫无疑问地，重庆永济医院时期的管理和操作模式，势必影响到北京回民医院的管理和操作；而北京回民医院作为建国后较早的回族医院，也影响了国内其他城市的回族医院。就这种承继方式而言，永济医院的历史地位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

第六，永济医院除了表面上的回族特色，其内部的相关回医药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回族清真饮食传统，回族割礼，回族丧葬等方面，必定有其相关内容。这种形式和内涵，拘于文献限制，尚不能一一明瞭；永济医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人事安排等等方面，以及1943年秋以后的情况，也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但目前尚不能对永济医院给予全面述论。

四、结语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对抗战时期中国回教协会在重庆建立的永济医院，其背景和来历以及医院的管理和运作，做出了粗浅探讨；在此基础上，对该院给予了若干评价，认为在多方面具有意义。

但永济医院的诸多细节情况，以及其在1943年秋之后的发展拟或是转变情况，拘于历史文献，尚不能了解全貌，有待今后继续挖掘研究。鉴于回族医学和医疗机构的发展是回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不分，笔者试图在此方面做一浅陋探析。该文系抛砖引玉，期望有关研究者给予更多关注，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南洋是中国的近邻，自古就有很深切的交往。中国回回先民，最早也从西亚和中亚，经印度洋，再转入南洋这一水道，进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回族与该地区有历史的和天然之联系，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抗战时期有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都见证这些历史的和天然的联系。代今中国提倡“一带一路”战略，更凸显这一地区对华之重要；该文仅系一件小的历史事例，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 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马来亚访问记。新嘉坡：华南印务公司承印，民国三十年[1941]：卅七--四二。

2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二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1940]）
常务理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记录（七月二十五）。第二卷第八、九期（八月二日出版）：二十。

3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二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1940]）
会务消息 四、筹办永济医院。第二卷第八、九期（八月二日出版）：二三。

4 同注2。

5 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606。
定中明阿訇。<http://blog.sina.com.cn_6aa283fd0101pj7u.html> [viewed 2014/7/25].

6 平光宇等。如何筹建民族医药研发基地。全国回族医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银

川：2008：27。

7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第三十六次会议记录（三十年一月三十日）报告事项六。第三、四期（三十年二月出版）：四五。

8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第三十六次会议记录（三十年一月三十日）报告事项六。第三、四期（三十年二月出版）：四五。
会务报告 十六、关于生产救济工作（5）。第六期（三十年四月出版）：三五。

9 第三十次常务理事会议 讨论事项（2）。第五卷第九-十二（重庆：民国三十二年[1943]，[估计九-十二月出版]）： 二三。

10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务报告 十、关于生产救济者（15）、（10）、（11）。第二期（二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二七。

11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务报告 十、关于生产救济者（14）。第二期（二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二七。

12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务报告 本会永济医院开幕。第二期（二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二六。

13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记录（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讨论事项（1）。第一期（三十年一月出版）：二二。

14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务报告 十、各组工作简讯（11）。第五-八期[出版日期不明，估计9-11月间]：三十。

15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务报告 十六、关于生产救济工作（十一）。第六期（三十年四月出版）：三五。

16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四十次会议记录（三十年四月三日） 讨论事项（一）。第六期（三十年四月出版）二八。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记录（三十年四月十日） 讨论事项（一）。第六期（三十年四月出版）二八-二九。

17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记录（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报告事项（二）。第七期（三十年五月出版）：十七。

18 [马天英遗留，现收藏于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中国回教协会聘书（总三八八号）。原件自右往左书写，上下行文。文中“马醒东”即马天英先生之字：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聘书 总三三八号

兹敦聘 马醒东先生为本会主办永济医院董事 此聘

理事长 白崇禧（印章）

副理事长 马麟（印章）

副理事长 唐柯三（印章）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印章）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19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议记录 第六十一次会议记录（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乙、讨论事项（1）。第二、三期（三月出版）：三十。

20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务报告 九 各组工作简讯 生产·救济。第二、三期（三月出版）：二七。

21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记录 讨论事项（3、5）。第一期（一月出版）：二三。

22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务报告 九 各组工作简讯 生产·救济。第二、三期（三月出版）：二七。

23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议记录 常务委员会三十八次会议记录（三十年三月六日） 报告事项（四）；讨论事项（二）；各组工作 简讯（一）。第五期（三十年三月出版）：二十。

24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记录（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讨论事项

（4）。第一期（一月出版）：二三。

25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四卷（重庆：民国三十一年[1942]）
会务报告 九 各组工作简讯 生产·救济。第二、三期（三月出版）：二七。

26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三卷（重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会议记录 常务理事会第五十一次记录（三十年十月九日） 讨论事项（二、三、四）。第十一、十二期（十月出版）：十五-十六。

27 同注25。

28 Hajjah Aliya Ma (艾丽马琳). *Haji Ibrahim T. Y. Ma, A Biography*. Kuala Lumpur: The Muslim Welfare Organization of Malaysia (PERKIM), 1991: 166.

29 董泽宏。民国时期北京中医在西医医院的从业状况和作用。北京中医。2005年4月，第24卷第2期：115-117。